

电影、戏剧战线上 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949 — 1966



贵州省红代会宣传组
贵州省文化系统《卫红》兵团
贵州函授学院《卫红》战斗团

翻印

一九六七年四月

前 言

在偉大的历史文件“5.16”通知中，毛主席发出了偉大号召：全党必須“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謂‘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須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則要調动他們的职务。”

今天，当我们满怀豪情壮志，隆重紀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回顧建国十八年来，电影战綫两条路綫的斗争，何等尖锐复杂！何等惊心动魄！

毛主席教导我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輿論，总要先做意識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这样，反革命的階級也是这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利用文艺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輿論。列宁說：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抓住电影这个极其重要的陣地不放，刘少奇的忠实走卒周揚、夏衍等篡夺了电影界的領導权，一条与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綫根本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綫专了我們的政，整个电影界烏云翻滾，羣魔乱舞，“变成象匈牙利多非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从《清宮秘

史》、《武訓傳》到《北國江南》、《林家鋪子》、《早春二月》、《燎原》，銀幕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宣傳陣地，從《電影的鑼鼓》、《創新獨白》到“離經叛道”論，大肆散布封、資、修和三十年代毒素，瘋狂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妄圖“一旦時機成熟”，就“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十分關心電影戰線兩條路線的鬥爭，建國初期，就多次指出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應該批判，並親自領導了對反动影片《武訓傳》的批判，以後，又對電影工作作了一系列極其重要的指示，照亮了我國電影事業的道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敬愛的林副統帥以及周總理、江青同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同以劉少奇為總后台的電影界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保衛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取得了極其偉大的勝利！

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周揚、夏衍、陳荒煤一伙以及他們的總后台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統統揪出來了。這個偉大的政治上的勝利，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徹底破產，為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的貫徹掃清了道路。

今天，我們紀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一定要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批判的旗幟，把以劉少奇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批倒批臭！把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批倒批臭！把電影界的領導權奪過來，牢牢地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讓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電影戰線上高高飄揚！永遠飄揚！讓工農兵的英雄形象在銀幕上大放光彩！永放光彩！

电影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

(一九四八——一九六七)

第一部分(1948年——195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基本矛盾。盘踞在电影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总后台刘少奇，利用电影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建国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资产阶级进攻的第一次大规模回击。

一九四八年

11月 毛主席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11月4日 蒋介石国民党为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紧接着，替美帝国主义和蒋家王朝招魂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11日—19日在香港上映。反共老手翦伯赞在香港写文章，吹捧这部影片“是难得的”，并说：“改良主义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11月16日 陆定一、周扬以旧中宣部名义向东北局宣传

部发出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閉口不談电影为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斗争服务，鼓吹题材的广泛、多样，說什麼“电影剧本故事的範圍”，“可摻合国民党統治区的、外国的、古代的。”指示还宣傳“有益无害”論，說“还有一些与政治无关系的影片，只要在宣傳上无害处，有艺术上的价值就可以。”这个指示，是一株反毛澤东思想的大毒草。

12月30日 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英明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無論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他們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經不能用單純的軍事斗争方法加以阻止，他們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視政治斗争的方法。”正在設計使用一些所謂民主个人主义者，“力求混入革命陣营，构成革命陣营中的所謂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一九四九年

3月5日——13日 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党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斗争，我們决不可以輕視这些敌人。”毛主席要我們必須警惕和預防资产階級“糖衣炮弹”的攻击，毛主席的这个报告，具有极其偉大的历史意义。

年初成立中央电影局，歸旧中宣部領導，后改由旧文化部領導，周揚窃踞旧中宣部兼旧文化部副部长，直接掌握全国电影。上海这个最大的制片基地則由夏衍掌握。

4月 刘少奇在天津一次講話中說：“对書报、戏剧、电影的审查尺度要放寬，否則会使很多人失业。”为以后帝

国主义、資本主义、封建主义坏影片的泛滥打开了閘門。

在这个期間，刘少奇在天津还胡說：“对文艺界問題，不要看得太严重，中国人看美国电影看了几十年，中国革命还不是胜利了。”公然为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辯护。

6月15日 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将会看見，中国的命运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輝煌的光 焰 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創伤，建設起一个嶄新的强盛的名符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6月30日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偉大著作中指出：“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項对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权，他們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7月2日——19日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7月6日，毛主席亲临会場，对全国各地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寄予极大的希望：你們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欢迎你們，再讲一声，我們欢迎你們。

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他強調指出：“我們應該感謝毛主席，他給予了我們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偉大的胜利。”他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要写作，“就一定不要忘记表現这个偉大的时代的偉大的人民军队”，表現中国农民

的“勇敢、勤勞、艰苦、朴素的本質”，同时應該使工人阶级“成为我們的文艺的重要主题。”

陈伯达同志在講話中指出：“毛澤东思想就是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最好的结合，文艺工作者必須学习毛澤东思想。”

在周揚等人的授意下，阳翰笙作了所謂《国統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的报告，大肆吹捧三十年代电影获得了“空前未有的輝煌的成就”，鼓吹有了一个戏剧电影上反帝反封建的綱領，“指出人民大众斗争的道路。”妄图为王明路線翻案，以三十年代文艺黑綫代替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線。

7月12日 夏衍在上海文管会召开的編导座談会上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叫囂：“我們还不可能一定要城市的人只看农民工人，也不可能叫城市的剧作家去写乡村。所以上海的文化工作者，可以写他自己所了解的东西”；他还提出“无害論”，說：譬如“夏天的汽水，咖啡，虽然沒有滋养作用，但并沒有害处，那也可以。”

在此期間，夏衍还在各种場合，鼓吹“分工論”，提出“东影”、“北影”表現工农兵，“上影”表現資产阶级、小資产阶级。

同月 根据刘少奇“审查尺度要寬”的黑話，于伶在編导座談会上宣布上海电影审查机构成立，說明“审查尺度要寬”，訂出投降主义的原則，使一大批中外反动影片，如《十三号女盜》、《复活》、《夜鶯曲》、《乱世孤雛》、《空谷芳草》、《剃刀边缘》、《海底肉弹》等繼續泛濫。配合了美国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反动派的垂死掙扎。

7月——8月 电影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史东山提出“应当不只是写工农兵”，“对于为工农兵的利益而参加斗争的同盟军”，“也应该加以鼓励和表扬”。此后不久，上海《文汇报》展开所谓“要不要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文艺、电影界的一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叫嚣：“在政治上”“既然要团结小资产阶级，在文艺上，就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地不照顾到他们。”南北呼应，都共同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路线。

8月 夏衍在上海影剧演员座上的讲话中的总结发言中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说：“虽然我们提出为工农兵的口号，可是这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逐步做到，所以创作的范围并不限制得那么狭。”

8月 毛主席在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四篇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中英明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本年 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

攝制完成了一些故事片。

一九五〇年

1月 夏衍、于伶等人連續几次召开座談会，提出解放前沒有来得及拍完的《武訓傳》“仍然有攝制价值”。胡說这部反动影片是“歌頌忘我的服务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为了“迎接文化建設高潮的到来”。于是，在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并給予貸款，使反动影片《武訓傳》在私营昆仑影业公司重新投入攝制。

3月——4月 一时被吹捧为“历史宮闈巨片”的反动影片《清宮秘史》在北京、天津等地上映。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宮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應該进行批判。

刘少奇却大唱反調，对胡乔木等說，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当时被胡乔木把持的《人民日报》也发表影評吹捧光緒“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的皇帝”。

陆定一、周揚等和他的主子一唱一和，极力贊揚《清宮秘史》。

江青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曾說：《清宮秘史》很坏，應該进行批判。在中宣部一次会上，江青同志又提出要批判《清宮秘史》，但却受到陆定一、胡乔木、周揚的百般抵制，胡乔木在会有恃无恐狂妄叫嚷：“少奇同志說，这是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

經毛主席批評，胡乔木等表面承認錯誤，在5月3日被追通知停映《清宮秘史》，但实际上仍然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一場关系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重大政治斗争，就这样被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手扼杀了。

6月23日 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閉幕詞中，发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指示，在毛主席领导下，全国知識界掀起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6月 全国遵照毛主席关于实施土地改革法的命令，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也相继展开。

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大肆宣揚“保存富农經濟”，說这“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

在这种反革命論調的指导下，本年八月出現了坏电影《农家乐》，鼓吹个人发家致富的資本主义道路。密切配合了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問題上向党和毛主席发起的猖狂进攻。

7月 夏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攝制組大会上說：“一九三一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最初成立了地下的电影小組”，“回憶起来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是一部辛酸的斗争历史”。大捧三十年代电影。

7月11日 由文化部及有关部門組成的电影領導委员会成立。江青同志担任委员会委員，对陆定一、胡乔木、周揚等人所代表的文艺黑綫进行了不調和的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綫，对社会主义电影事业作出了巨大貢獻。

10月 中国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战，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影院职工的坚决抵制下，被刘少奇和文艺黑綫保护而在解放后仍然繼續泛滥的美国反动电影，终于从中国銀幕上彻底清除出去！

11月16日 夏衍的同伙、叛徒陈白塵在为上海电影制片

厂成立一周年号的紀念文章中說：“面对着目前尚以城市市民为主要观众对象的新区情况，瞻望着未来的广大的工农兵观众如潮涌現的远景”，“是守株待兔等候他日的观众呢，还是步步为营先争取今日的观众？是提高到国际水平呢，还是照顧农民的水平？”猖狂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电影迎合小市民和国际资产阶级的需要。

11月 夏衍亲自炮制的大毒草《人民的巨掌》正式上映。影片歪曲党的肃反政策是寬大无边，为反革命翻案，恶毒地誣蔑人民解放軍和公安人員。这部毒草一直未受到严肃的批判。

本年 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三次會議討論1951年制片计划草案时，胡乔木在发言中強調“不能要求作家写他不熟悉不知道的事物”。他鼓吹写中間人物，說什麼写“一些已經进步和正在进步，还繼續进步中的人物，使他們成为观众榜样”，“这样的作品比較起来，还有典型性些，这样的作品的教育力量，是非常偉大的”。他还反对在軍事題材影片中反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反对在影片中反映党的重大政策。

12月 反动影片《武訓傳》拍攝完成。周揚审查通过。当有人問周揚对这部影片的看法时，周揚說：“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流了眼泪。”

12月底 反动影片《武訓傳》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上映。报纸和刊物大肆吹捧这部影片“有着丰富的思想性”、“强烈的教育性”。胡說武訓是什么“劳动人民的偉大典型”，是“足以师法和衷心崇敬的先哲”。胡說武訓精神是“始終如一不避任何艰苦困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教育为人民’的偉大精神”等一派反动叫囂。

坏电影《荣誉属于誰》拍攝完成。这部影片大肆宣揚荣誉属于照搬苏联調車法的铁路局长，全然否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偉大創造，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偉大的毛澤东思想。

毛主席批評了这部影片。江青同志說，难道荣誉就是属于这种人嗎？

一九五一年

1月11日 周揚在1950年工作总结會議上竭力美化三十年代文人說：“一些新区作家继承了五四以来傳統，經過改造，有了轉變，我們低估他們的进步是不对的”。并叫囂要“培养新的明星”，替資产階級电影明星制搖幡招魂。

1月9日——2月28日 刘少奇复信东北、上海、北京三制片厂大肆吹捧苏联电影，說：“苏联电影艺术，三十年来就一直与資产階級艺术潮流在战斗着。”叫囂“要学习苏联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散布对苏联电影的迷信。

2月 《武訓傳》上映后，被毛主席立刻发现。江青同志通知周揚，《武訓傳》是一部宣傳資产階級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須批判，还有沒說到毛主席的意見，就被周揚气势汹汹地頂回来，并恶毒地說：“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充分暴露周揚一开始就抗拒对《武訓傳》批判的真面目。

2月24日 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誰》与《武訓傳》二部影片做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武訓傳》和《荣誉属于誰》二部影片組織討論与批判。”

4月7日 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形象的坏影片《关連

长》上映。

在此前后，《影迷傳》、《腐蝕》、《太太問題》、《我們夫婦之間》、《夫妻进行曲》等私营厂拍攝的坏影片陸續上映。这一系列坏影片的出現，暴露了夏衍、于伶等人在領導上海私营电影业中执行的一条投降主义路綫。

4月17日 周揚在电影局干部會議上，說什麼：“現在，不是追究責任問題，而是要从錯誤中取得教訓，使我們的思想提高一步。”企图掩盖這場開國初期两个階級生死搏鬥的政治性質。

由于周揚等人的抵制，《榮譽属于誰》只在电影人員內部进行了所謂“討論”。江青同志后来指出：对《榮譽属于誰》的批判是不彻底的。

5月20日 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論：《应当重視电影〈武訓傳〉的批判》发表了！尖銳指出了《武訓傳》的反動性，并对大吹大捧《武訓傳》的反革命文艺黑綫头目进行了严肃的責問。毛主席說：“在許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階級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階級斗争，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們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經濟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做斗争的新的社会經濟形态，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贊或

歌頌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稱贊或歌頌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對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一個群眾性的對《武訓傳》的大規模批判運動，在毛主席親自發動、領導下，冲破周揚一伙的反革命阻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6月 胡乔木、周揚對毛主席關於批判《武訓傳》的指示採取抗拒的態度，周揚只是在舊文聯組織一些反動“權威”座談過二次。並于6月4日寫信給于伶，要他：“在思想鬥爭問題上，具體處理要慎重、仔細，不可急躁魯莽。”大要假批判、真包庇陰謀，保護資產階級力量，上海報刊上出現許多文章，宣揚《武訓傳》問題“你，我，他都有份”，大放煙霧，製造混亂，掩蓋資產階級猖獗進攻，遏制革命力量進行反擊。有的干脆赤裸裸為武訓的吹捧者辯護，他們說：“本質上是進步的只是思想認識上犯了錯誤。”

6月 江青同志直接領導的“武訓傳歷史調查團”組成。去武訓家鄉堂邑、臨清、館陶一帶進行了二十多天的調查。調查團與周揚派去進行破壞的鍾惦棠（當時周的秘書）作了鬥爭，克服了重重困難，写出了《武訓歷史調查記》。

7月23日——28日《人民日報》連續刊載的毛主席親自修改的《武訓歷史調查記》，以大量豐富確凿的歷史事實，令人信服地說明：“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

7月28日 江青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在電影指

導委員上提出電影工作者要長期深入工農兵。她說：編劇現在深入生活的方法有問題，下去觀察了一點生活，立刻抓回來寫，這樣不能產生有血有肉的作品。江青同志還批評了當時電影創作的不良傾向，她指出：《榮譽屬於誰》搞歪了；《人民的戰士》必須修改，因為它表現了悲觀失望情緒；她說：不應專搞大的，應該大小兼顧。她並對電影批評發表了重要的意見，指出：批評必須分清界線，區別什麼是革命的，什麼是反革命的。她希望為重點片積蓄力量，如淮海戰役。

8月8日 周揚搖身一變，在《人民日報》發表所謂批判《武訓傳》的《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一文，以一貫正確姿態，大撈政治資本。把他的罪行說成只是“沒有能夠充分地認識和及早地指出它的嚴重的政治上的反動性。”揚言對這場鬥爭作“系統”的總結，充分暴露他反革命兩面派真面目。

8月26日 在周揚授意下，夏衍在《人民日報》拋出假檢討，極力回避、掩蓋政治問題，大講他自己是什麼“自由主義作風”、“庸俗習氣”和“事務主義作風”。將其罪行輕舉輕落歸結到一個“認識問題”。

9月 在舊中宣部一次會議上，江青同志對周揚等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抗拒對《武訓傳》的批判提出尖銳的批評。

在這個大鬥爭整個過程中，江青同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始終不渝地與周揚等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9月1日 針對上海私營電影廠大量放毒和夏衍等人的投降主義，江青同志嚴正指出：這些廠生產的不是普通產

品，而是对千百万人的思想发生作用的电影。因此，私营公司决不能照这样地搞下去，电影生产必须直接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为工农兵服务。为此，在江青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对资本主义电影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与周扬等人的坚决斗争，将长江影业公司和昆仑影业公司正式合并为公私合营性质的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为全国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作出了良好开端。

9月6日 在江青同志参加的电影指导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通过了《南征北战》电影文学剧本，并作出决定：“应组织创作干部进行对这剧本创作经验的学习”。

11月24日 周扬在文艺整风大会上講演，蓄意掩盖、抹煞开国以来围绕《清宫秘史》、《武训传》展开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说：“全国文代会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文艺界是平静的，没有思想斗争”。说他对《武训传》的赞扬是“盲目”的，以此掩盖其反革命面目，伺机反扑。

11月 从这时开始到一九五二年春电影界进行了文艺整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武训传》的批判，暴露了电影创作上严重的问题，在整风中，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夏衍、蔡楚生、史东山等进行了一些批判。但胡乔木、周扬等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因此这场文艺整风并不彻底，很快出现了新的反复。

一九五二年

年初 周扬和当时电影局长袁牧之等人摹仿美国好莱坞，企图将全国制片厂和电影创作人员集中北京，搞一个电影城，脱离党的领导，脱离工农兵，搞一个资产阶级的电影

独立王国。

周总理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文化不能单独成为一个社会中心，不能独立创造一个社会。如果制片厂集中北京，就会脱离全中国广大的实际。集中思想是错误的，是种“新村”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受好莱坞思想的影响。

4月 刘少奇以“红色买办”的无耻口吻肯定描写帝俄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中国进行军事特务活动的苏联影片《普尔热瓦尔斯基》是好影片。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沙皇俄国的少将，曾镇压过波兰人民起义，后来几次到我国新疆、青海、西藏一带进行军事特务活动。并曾被英国人任命为侵略西藏的“远征队”头目，是个彻头彻尾的侵略者。可是，刘少奇却宣称沙皇和西方帝国主义不同，帝俄探险家与西方探险家不同。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沙皇俄国辩护，露出一副与吹捧《清宫秘史》一脉相承的卖国奴才嘴脸。

4月4日 陈云在政务会议的一次讲话中，大肆贩卖资产阶级金钱刺激、金钱万能的反动黑货。说“电影编剧人员太少，只有十几个人是不行的，需要补充。如果调人困难，出路要靠外稿，出点钱是可以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还说：“不能一毛不拔，写出剧本应该多多地给稿费，写得成功，也要给点钱，这是一种鼓励的意思。”“多设法鼓励，可以多写出一点稿子。”从此，电影界刮起了“三高”的妖风。

7月15日 周扬在制片厂厂长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黑话连篇的讲话。首先恶毒攻击对《武训传》的批判和随后开展的文艺整风运动，实行反攻倒算，说“文艺整风以后，教书的不敢教书了，写文章的不敢写文章了。”大肆宣扬阶级